

半

厂

叢

書

(一)

清·光諸十五年

叢書彙編第

半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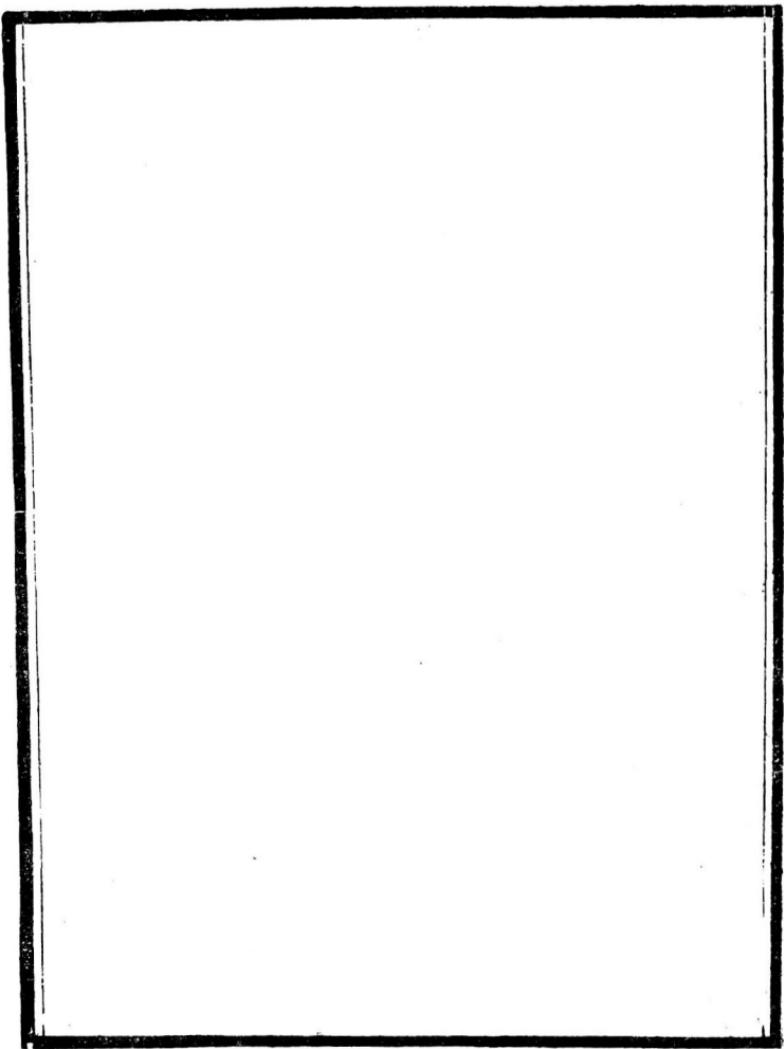
書

(一)

清·譚廷獻輯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半
厂
叢
書



讠讐
讠讐
讠讐

光緒己丑
九月刻成

半厂叢書初編目

詩本誼

西夏紀事本末

白香詞譜箋

篋中詞

復堂文

復堂詩

復堂詞

復堂日記

合肥三家詩錄

待堂文

池上小集

詩本詮

龔橙

序

有作詩之詮有讀詩之詮有太師采詩瞽矟諷誦之詮有周公用爲樂章之詮有孔子定詩建始之詮有賦詩引詩節取章句之詮有賦詩寄託之詮有引詩呂就已說之詮作者之詮古說存者如左傳衛莊公取于齊東宮辱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秦伯任好卒呂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國語衛武公作懿戒呂自

倣之類論語詩三百一言呂蔽之曰思無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子曰好賢如縉衣妻子好合一章子曰父母其順矣乎鰷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㠭人而不如鳥乎切磋琢磨子貢悟于貧富倩盼素絢子夏起于禮後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小弁親之過大此讀詩之說也古者太師陳詩㠭觀民風美惡歸之其上瞽矇諷誦㠭刺君過則勸懲用之他人大師之說如論語放鄭聲之類瞽矇之說如康王晏起畢公諷關雎周道淩遲鹿鳴刺焉之類于是春秋列國大夫祖之賦詩篇取其章章取其句與左傳國語㠭下所引皆節取其說苟可比傳㠭相證明所謂賦詩斷章子取所

求不必問全詩本證其有并不取章句本證者則如左
傳范宣子賦標梅而季武子曰辟如草木君之臭味歡
呂承命何時之有子展賦草蟲趙孟曰民之主也武不
足呂當之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印段
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吾有望矣穆叔賦鵲巢趙孟
曰武不堪又賦采繁曰小國爲繁大國省齎而用之其
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曰龍也可使
無吠子蠭賦野有蔓草韓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子旗
賦有女同車宣子曰鄭其庶乎皆可寄託已意爲屈原
宋玉辭賦之祖而實六義中比興之推崔鳴大東諸詩

之遺也左傳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祭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孔子閒居嵩高維嶽一章此文王之惠也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惠也弛其文惠協此四國大王之惠也表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又皆引詩而呂己意說之也左傳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鹿鳴君所呂嘉寡君四牡君所呂勞使臣射義騶虞樂官備采蘋樂循法采繁樂不失職皆說樂章誼也孔子書定六經承大師采詩之法瞽矇諷誦之誼呂樂之章發教萬世而爲千古制禮止樂

之準又㠭夫婦君臣兄弟朋友父子之篇列爲四詩之首而又㠭周公之正爲雅頌之首保傳篇偁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皆慎始敬終云爾此建四始誼也讀詩者自當先求正詩之心已通其義而後知古太師與周公孔子之用與賦詩引詩之用豈可漫無分別自漢初魯人申培從秦時齊人浮丘伯受詩㠭詩爲訓故㠭教文帝㠭爲博士始爲詩傳號魯詩弟子博士十餘人受業者千餘人齊人轅固㠭治詩孝景爲博士至清河太傅正齊詩傳諸㠭齊詩顯貴皆固弟子燕人韓嬰推詩人之意正內外傳數萬言其言頗與齊魯閒殊而歸一孝文時爲博士至常山太傅燕趙間

言詩者有韓生于是後漢中葉呂前朝野所傳皆不外三家之說而魯人毛公于其家也詰訓自謂子夏所傳河間獻王好之未畢立東漢之末古學漸興衛宏賈逵馬融鄭康成皆爲毛序肅宗令達撰齊魯韓與毛序異同鄭箋毛詩猶時用韓註其後鄭學寢昌毛遂專行而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唐宋尚存新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猶載其書至北宋而又亡獨毛詩至今沿用三家遺說則輯自南宋王應麟詩攷及明何楷詩經卷本古說 本朝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至近日徐璈詩廣詰而始盡今呂三家之序與毛所傳授之序義比觀之始知三家多說本說毛義多說采詩諷詩用詩之

誼古者勞人思婦怨女曠夫貞淫邪正好惡是非自達其情而已不問他人也惟周公召公諸公父兄召穆凡伯芮伯尹吉甫家父蘇公孟子譚大夫衛武公小大雅之才或論歌文武之惠或偁祖呂戒嗣王或告執政或諫同寮匪予止爾贈申慰甫呂究王訥極反側冀凡百之敬聽因自戒而誨爾文武成康皆有明偁因人之止并著章末而序義遂于國風概云美刺于是二南皆美文王后妃麟止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羔羊爲鵲巢之功致衛皆刺宣刺時鄭皆刺莊刺忽刺亂齊皆刺荒魏皆刺褊唐皆刺僖刺昭刺時刺獻陳皆刺時幽皆美公明明男女爾女之譽皆加之刺小雅大半美宣

刺幽至于毛傳則又不盡用序美刺之說何哉序義于
關雎則曰后妃之惠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葛覃曰后妃
之本卷百曰后妃之志四牡曰勞使臣皇皇者輦曰君
遣使臣伐木曰喪朋友故舊皆用樂章之說關雎曰風
之始也又用孔子之說又何哉乃知關雎義下旣自言
之矣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歎之音安召樂其
政和亂歎之音怨召怒其政乖亾國之音哀召思其民
困故正畢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召是經夫
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
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召風化下
下召風刺上主文而謗諫言之者無臯間之者足召戒

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
變風變雅亡矣國史明乎辱失之迹傷人倫之悲哀刑
政之苛吟咏性情召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召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
惠之形容召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
也止蓋古者五載王巡狩則與大史大師同車大師旣
陳列國之風比其音律觀其好惡推其致此之由召加
之慶讓之典美惡皆歸之上雅之美刺則王政之隆替